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亞洲同志藝術虹彩煥光

· 陳家毅

台北當代藝術館的展覽呈現同志藝術的多樣性，亦反映出時間讓藝術家產了不同態度。

虹彩，是因為光的折射組合而成，所以這次在台北MOC A（當代藝術館）舉辦的亞洲當代藝術同志議題展，題名為《光·合作用》，雖然與植物的生長過程毫無關係。展覽在上週日剛結束，坦然地正視了「同志」（LGBTQ其實涵蓋了女同、男同、雙性、跨性別、酷兒）這議題，在亞洲可說是前所未有的。展覽呈現的藝術創作多元，表現方式從傳統的油畫，到攝影、錄像、動漫、藝術裝置、現代素材的雕塑等多樣。藝術家所應用的媒介，皆對準了揀選的題材。每一個單元都有其地域性、獨立的故事性、思考的過程。

主導者也是此次的策展人胡朝聖，選擇了以低調且嚴肅的方式來做展覽的開場：在踏入展出作品的各個房間之前，「當代藝術館」所在的日式建築有道長走廊，白牆上列出了「亞洲同志大事紀」。不明所以者在這裏可以一睹這段不淺的歷史，同志觀眾也可以更清晰的明瞭「得來不易」的現況。不含說教意味的說明、精簡顯示走過的路程，尤其讓年輕一代更能知道前輩們曾經做過的努力。

這段「緣起」的導讀以亞洲華人地區為主，其間穿插介紹了世界同志的大事紀，為之鋪墊的卻是台灣本身歷經的過程。不平則鳴的華人同志創作，最初不僅流露在畫作上，大眾最先接觸的是文字和視覺：如林懷民的小說《蟬》（一九六九）、白先勇的《孽子》（一九七七）、蔡明亮的電影《河流》（一九九七）等。簡潔的說明除了按正題爬梳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同志美術，還梳理出台灣內外具重大影響力的同志文學、



■ 陝西的西亞蝶以地方剪紙來描述當時的情景：家門外，一個春風沉醉的夜晚。

自己的一套；價值觀、宗教信仰、以及美學，與西方迥然不同。東西方文化上的交往其實也不過一、兩百年而已，「同性戀」在東方自遠古有之，並非是近期才從西方引進的潮流。通過「同志平權」、「多元成家」運動，台灣讓自己也讓其他亞洲人終於醒悟到，個人的「自由」、「人權」，與「幸福」，不能再任由當政者操縱手裏。

時間，確實是個重要的因素。展覽裏，上世紀和現代的藝術家，態度有明顯的不同：六、七十年代唯美主義的同志藝術家如台灣的席德進、顧福生留下的畫面是美貌少年和男性胴體，畫筆下不問時事不分析源由對錯，僅單純地將心中的「美物」珍惜得像彩蛋，撲捉下來製成標本私下百般呵護觀賞。二、三十年之後，來自新加坡的王文清和在台灣成長的曾怡馨，毫無曖昧胸有成竹地站起來宣告：

「身份」就是「同志」。他們黑白手繪碳畫和七彩攝影作品，異口同聲地更進一步在發問，爭取「同志家庭」的組成。

但並非每個個案皆有如此斬釘截鐵的樂觀與自信。在華人傳統社群成長的大多數，在自我認同性取向，是個漫長、晦澀、艱難的過程。台灣藝術家溫馨作品系列《一一》的赤裸單人照因此特別感人，是男生蘊藏在女生的身體裏？是個人與親密家人不可撕裂的糾纏、矛盾、愛恨？「時而讓身體做出智性的表達，時而又以智性說出身體的感受。」作品關注探討了現代男性、女性以及兩者錯替之間，對於自己身體的思辨。

遠在中國大陸陝西、經歷過文革的西亞蝶同樣地曾經自我搜尋。自小從母親那裏學會剪紙，傳統的手藝是他對外界敘述內心的唯一管道，一葉葉剪紙盛載了花紋繽紛的男男思戀，且不迴避興奮勃起的器官。台灣的席時斌以不鏽鋼片、管通湊合成兩頭公鹿，牠們不是面對面相望，而是體進入體的合二為一。二頭八腳的雄鹿明顯有雙重性格：看似靜止心中仍暗藏另頭鬆綁的撞鹿，不斷地往前衝刺。

侯俊明《男洞》身體圖的創作方式就更加像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。被挑中的男同志參與者，心與身皆要在藝術家面前坦誠、裸露。纖毫畢露地赤裸在藝術家面前不是最大的挑戰，最終極的挑戰是要嘔吐出心中的塊壘——童年的陰影、不可告人的隱私、隱藏最深處的秘密、偏激的喜好和憎恨、潛意識裏的動機……都要像清理櫥櫃般一件件抖數出來，清倉的過程也是自我釐清心態的必要路程。當侯俊明將它們蛻變成爲長條畫作乾掛在幽暗的展廳裏，一幅幅宛如曾經有過生命的畫皮。而靈魂，已經找到另個新生命體。